

“遇见”让大运河与艺术家心手相连

——全国政协委员崔巍的运河情

本报记者 鲍蔓华

运河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见证,许多城市发端于运河,兴于运河,繁荣于运河,成为这些城市的血脉。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几千年来,以水波为曲,以浆帆为歌,传唱着中华民族浩荡奔腾的历史壮歌,孕育了璀璨的运河文明。

出生在青岛、生活在杭州的全国政协委员,杭州歌剧舞剧院院长崔巍的艺术生命里与“水”有着不解之缘。崔巍一直认为,在自己创作的生命中遇到大运河,是冥冥之中的使命和责任。“越接近她,就越觉得千年的运河不是一部戏能完整呈现的。运河虽然不像长江那样汹涌澎湃,但生生不息的运河水却蕴含着一种无穷的力量。”崔巍说。

因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机缘,崔巍希望以自己擅长的舞蹈艺术形式,为中国大运河的世界性申遗助力,《遇见大运河》应运而生。在崔巍看来,《遇见大运河》不仅是一部舞台艺术作品,更应该扩展为一次文化遗产传播行动。

在巡演采风的第一站,崔巍来到开凿运河第一墩土的扬州古邗沟,聆听世代居住在运河边的老人拉着二胡讲述《茉莉花》的由来;在浙江探寻了古人行舟背纤的古纤道,追忆祖先创造运河文化的辉煌;来到河南曾被誉为一天下第一粮仓的洛阳含嘉仓,采

访守仓人,聆听他三十年如一日守护具有千年历史含嘉仓的故事……

“我们还去到安徽,那里拥有现存的大运河活化石——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唯一保存的酒县段,那份震撼、感动,无以言表。”崔巍回忆起,当地老百姓顶着烈日,主动加入她带领团队举行的“万里红线 保护运河”的行动中,82岁的陈绍兰更是一路跟随,为大家讲述她和乡亲们保护古运河的故事。

“我们踏过大运河制高点山东南旺分水枢纽遗址,尽管这段运河早已失去原有功能,但整个团队依然从心底对治理运河的功臣致以敬意,我们为此还专门举行了庄严的祭拜宋公、白公仪式。”崔巍说,当来到天津武清北运河十六道闸口前,他们这些生在南方长在南方、脑中早已习惯了运河舒缓地流淌的演员们,更是第一次看到了运河汹涌奔腾的场面。在被震撼的同时也都意识到,在《遇见大运河》第四幕“又见运河”中所表现的、那几乎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的运河水是真实存在的。

经过多次实地走访和采风后,崔巍脑海里逐渐形成了男主角的样貌——一位关心大运河并为之进行艺术创作的年轻艺术家。这个人物形象与苦心创作的崔巍本人有着多重相似,而女主角则最终选定为一滴运河水的

化身,人与水相知相恋。在戏外,观众也因男女主角的相爱而情不自禁地爱上大运河。最终《遇见大运河》的呈现,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沉重的历史陈述,而是从现在的“我们”的视角出发,讲述运河与我们“相遇”的故事。

随着排练进程的展开,“大运河”的形象越来越具体。崔巍把对大运河的认识通过艺术展现在大众面前,《遇见大运河》活了,也火了。如今,《遇见大运河》已走遍大运河沿线省市,并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也成为崔巍创作最难、成就最大的作品之一。

“我们走到每一处,都能唤起人们心中关于‘运河’的记忆;当观众再度为运河的命运而产生关注、揪心、想要为运河做些什么时;当他们在看完演出后,第二天来到运河边走一走时,《遇见大运河》就产生了真正属于它的独特价值。那不仅仅是艺术造诣上的追求,也不仅仅是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与赞美,而是他们让来源于生活的艺术,最终又回归到生活中去了。”崔巍说。

为了“遇见”更多的同道中人,让大运河走向更宽更远“航道”,《遇见大运河》开启了世界巡演。在第一站——法国,有一位意大利观众在演出结束后一直不走,还激动得泪流满面。虽是

第一次看中国舞剧,但她却看懂了,并被中国灿烂的文化所震撼,她为此还想去中国看看大运河。在埃及演出时,有一位观众结束后不肯离场,他说这是一部国际化的题材,虽然讲的是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但他联想到尼罗河的保护与传承。

“在希腊演出时,还有一位史学家这样说,中国有两大人工奇迹:一个是长城,一个是运河。长城代表了中国的历史,它是防御的、坚守的,但运河代表了中国的今天,它是交流的、开放的、共融的。”这一幕一幕,都让崔巍记忆犹新。

崔巍说:“过去的千年,人们用生命铸就了运河,今天的我们,也该用文化挖掘一条运河。”从2009年开始,她就在全国两会上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中国大运河的相关建议。作为杭州市政协委员,她也在市政协会议上连续五年提出提案,呼吁加大大运河保护力度,让中国大运河文化走向世界的概念越来越清晰。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构建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如今,我们要用舞蹈这一人类共同的语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崔巍说。

全国政协委员魏新:

小“蒸碗”里有“大文章”

本报记者 张文敬 雷蕾

“所有的‘非遗’一开始都是来自生活,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山东省青联副主席魏新看来,非遗不应该像文物一样放在博物馆里,“比如说美食类非遗,应该回归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消费,就是对其最好的传承和弘扬!”

作为长期生活在济南的曹县人,魏新心里始终对家乡的年菜“蒸碗”念念不忘。“‘蒸碗’的味道,是故乡冬天的味道,是老家过年的味道。每一碗一个味道,每一碗一种情怀。”魏新说,年节最难忘的部分,一定是与亲人和故乡有关的。

这些年,老家的“蒸碗”在味道和包装上进行了一次次升级和调整,也斩获了诸多殊荣。最让魏新感到欣慰的是,老家的“蒸碗”技艺还成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解了诸多游子胃里的乡愁。

“记忆里,老家过年走亲戚,喝酒是喝酒,吃饭是吃饭。喝酒时上炒菜,吃饭时不管菜有多少,一盘盘全撤下,然后上‘蒸儿’……”魏新告诉记者,“蒸儿”就是“蒸碗”,上四个、六个或是八个,有许多种花样:蒸羊肉、蒸牛肉、蒸鸡、蒸鱼等等。

“‘蒸儿’不是清蒸,更准确地说是‘重蒸’,有重重工序,大体是将要蒸的食材切块,稍微腌制一下,挂糊,放油锅里炸好,捞出再放进碗里,加少许盐、葱姜、汤汁和调味料,放在蒸笼里蒸透,扣在盘子里,便是可以享用的美味了。”

比起别的菜,“蒸碗”的滋味最浓最足。每块肉要经过腌、炸、蒸的重重工序,哪方面都不能含糊。魏新介绍,关于“蒸碗”的做法,并没有可以参考的食谱,家家都是不断积累摸索出的经验。“所以,每一家的‘蒸碗’,味道都不同。过年一圈亲戚走下来,谁家‘蒸碗’好坏,每个人肚子里都有数。”魏新说道。

诸多“蒸碗”中,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是“蒸甜米”。“甜米是用江米做的,加上红枣和山药片一起上锅蒸……”魏新说,红枣在碗底扣过来,在盘子上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再撒上些白糖,仿佛花瓣上晶莹的露水……

魏新介绍,自己情有独钟的素素鸡,通常是用猪肉剁成馅儿,炸成一个饼的形状,再用刀切成半指厚薄片的一种食物。素鸡之所以叫素鸡,这跟山东人的传统年节礼密切相关。客人到家里,主人要有鸡有鱼,才算成席,尤其是过年,必须“吉庆有余”。没有鱼,用木头刻一个,也要摆在桌子上,还在上面正经撒点香菜和葱丝,应景那句“年年有余”;若没有鸡,就用面粉做一个,摆上桌,也算是有鸡了,应景那句“大吉大利”。

后来,日子好一些,面粉里掺点肉,素鸡虽然不素了,还叫素鸡。如今条件都好了,素鸡基本上全是肉的,掺点馍糝子,是为了不那么腻,再加面粉,也只是为了定型。

“素鸡不是鸡,类似于四喜丸子,放在碗里蒸好了,外黄里白,咸香无比,就着个白馒头,我足能吃一碗……”魏新感慨地说。

“现在看来,这算是最早的预制菜。”如追溯“蒸碗”的诞生,魏新认为是受当时当地的生活条件使然。“没有新鲜蔬菜、肉蛋,没有冰箱储存,没有那么多方便、快捷的厨具,年要过,客人要招待,于是提前做好适合存放的蒸碗,客人来了,一会儿工夫,就能端出几个‘蒸碗’来吃。”魏新说,蒸碗里有浓浓的亲情,有热腾腾的年味儿。

现如今,过年在家做“蒸碗”的比过去少了很多,通常人们只简单做几样有个代表,但味道似乎总差了点。

“‘蒸碗’最不可复制的,就是要用地锅和大蒸笼,一层一层把不同品种的‘蒸碗’放在一起蒸,让各种食材、香料的香气在笼子里互相渗透,牛肉有羊肉的香味,羊肉也带着鸡肉的香味,鸡肉有糯米的香味,蒸出来的‘蒸碗’才有‘蒸儿’的香味。甚至,每一层放什么‘蒸碗’,都影响着‘蒸碗’最终呈现的品质。”魏新直言,看似简单的“蒸碗”里实则有“大文章”。

“不管是我老家的‘蒸碗’,还是其他各地的特色美食,这种‘舌尖上的非遗’要想‘做大’和‘走得更远’,一要保持它的特色,二要严控它的质量,三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主动适应现代人的消费需求,才能够不被淘汰,越做越好。”魏新说。

“食”为“侨”论健康

——第六届《侨时代与人文中国》座谈会小记

本报记者 李寅峰

“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中餐。作为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基因的中餐,在海外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得到不同族裔消费者的广泛点赞……”中国人民大学食政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食学论坛理事长刘广伟的一番话得到高度认同;“美食背后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法餐注重用餐礼仪,而中餐具有风味多样化、四季有别、食养结合等特点……”广州半岛投资集团董事长、美籍华人利永周的分享吸引了广泛关注……

3月15日,第六届《侨时代与人文中国》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侨界、饮食界、学术界、商界人士共100余人在现场,围绕“食文化与健康中国”主题展开探讨。半天的会议,与会人士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而丰富多元的食文化重新梳理,对华侨华人推动中餐走出去的经验成果以及下一步发展交流研讨。

刘广伟介绍,海外华侨华人开办的中餐厅约有20万家。中餐走出亚洲的历史大约有800年,走到欧美则有2个多世纪。利永周表示,中餐承载着华侨华人的乡情与乡味,也是他们彼此交流的平台。他以中餐走向世界的重要代表之一粤菜为例,介绍了中餐走向国门后,与当地菜系兼容并包,在保持和传承的基础上,演绎和调味出受到各国人喜爱的风味。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广东侨界人文学会会长李婉斌表示,中华民族的食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随着华侨华人走出去的脚步,中国的饮食文化逐步走向世界并得到世界美誉。“舌尖上的中国”,其实也是一部悠远且承载着记忆味道的“舌尖上的华侨史”。他介绍,此次会议选定“食文化与健康中国”为主题,希望能围绕当前的“民以食为天”新课题,展开农业种养、食品生产、饮食心理以及中国美食烹饪、制作等话题进行讨论。

李婉斌表示,广东侨界人文学会是中国首个侨界的人文学会。成立10年来,一直以侨与人文为两个重要抓手开展工作,以侨为桥,组织国际民间人文交流、社会文化服务、慈善公益等活动。《侨时代与人文中国》座谈会,便是学会打造的品牌活动,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主题涉及“梁思成与中国建筑”“一带一路·人文先行”等,将侨与人文紧密结合。

本次《侨时代与人文中国》座谈会由广东侨界人文学会、北京阿尔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中护航集团、半岛投资集团、JOYYE卓艺陶瓷艺术生活、广州滴水坊协办。



为创作《遇见大运河》,崔巍到运河沿岸采风。



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的演员们为孩子们表演经典闽剧



高英坡在创作中

让工艺美术更好赋能乡村振兴

全国政协委员高英坡:

本报记者 高新国

工艺美术是生活、生产与审美创造性结合的造型艺术。存在于乡村的工艺美术产业,能带动设计印刷、快递物流、餐饮住宿、设备工具销售租赁等相关行业发展。

“我国工艺美术从业者1300多万人,年产值30000多亿元。”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雕塑行业协会副会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阳木雕传承人高英坡说,工艺美术产品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可以为乡村振兴赋能。

高英坡是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人。他的家乡是全国知名雕刻之乡,10多万人从事雕刻产业,乡镇遍布大大小小的雕刻工坊、雕塑企业。为此,他更对工艺美术在乡村振兴中起到的重要带动作用感同身受。

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对发挥美术工作者引领作用、突出地方特色、巩固提升美术产业等提出要求。“传统工艺美术从业者还面临一些现实问题。”高英坡说,目前很少有扶持工艺美术产业的地方性政策法规出台。另外,工艺美术产品原材料多是就地取材或向当地农民购买,而农民无法提供增值税发票导致税费转嫁到工艺美术企业,手工费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较高,企业也不能获取增值税发票予以抵扣。

高英坡表示,可以建立一套有扶持资金、有鼓励政策、有人才发展战略的工艺美术产业发展机制,以充分动员广大工艺美术工作者参与其中,推动工艺美术创意产业快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在工艺美术资源丰富、具有特色手工业技艺传承的地区,可以构建特色小镇、最美乡村等。”高英坡说,加强特色小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可以筑巢引凤,吸引有能力、有水平的工艺美术工作者助力乡村振兴。同时,出台支持工艺美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将中央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就业创业等惠农政策,在乡村工艺美术产业上得到体现。

高英坡认为,增强市场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乡村工艺美术名牌产品非常重要。建议政府建设或鼓励民间资本建设一批手工工坊、特色民宿、民间博物馆、美术馆、文创馆等,推动全域旅游主体融合发展,把工艺美术产品打造成名优产品,逐渐实现规模化发展,并促进银企合作,坚持市场化运作,推动工艺美术产业化进程。

“既要加强对现有工艺美术传承人的保护,又要加强完善工艺美术人才培养梯队。”高英坡说,要完善乡村工艺美术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人才队伍梯队建设,尤其要鼓励培养留守乡村的劳动力,提高技能,增加收入。同时,加强中高职院校、大专及本科院校的双师型队伍建设,培养集现代艺术设计与传统工艺美术技艺于一身的青年复合型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周虹:

“每人每年一本戏”

本报记者 王惠兵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经前期充分调研,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实验闽剧院院长周虹提出了《关于全国大中小学落实“每人每年一本戏”美育方针的建议》。提起这件议案,这位国家级非遗闽剧传承人先讲起了一段故事。

今年2月,福建省实验闽剧院与香港福建同乡会共同主办“元宵闽剧晚会”,在线展演新编闽剧《双蝶扇》。熟悉的“虾油味”,不仅引发了海内外乡亲情感共鸣,也收获了新一批年轻戏迷。

“不同于老版剧目表现的爱情阴谋,《双蝶扇》讲述了3个青年互相体谅、彼此成全的故事,与时俱进地传递向善能量,展现人性温暖。”作为《双蝶扇》主演,周虹解析了这出大戏圈粉的“秘诀”所在。

闽剧,又称“福州戏”,被誉为福州方言的活化石,是现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唱、念白的传统戏曲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有着400多年的历史。其风格高雅、潇洒,道白清晰,唱腔优美,婉转流畅,流行于闽中、闽东、闽北地区,并传播到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各地。

如何让以闽剧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广泛地走到年轻人中去?这些年来,周虹一直在思考。“‘双减’之后怎样给孩子们加‘营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青少年的精神,应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与当务之急。”她说。

近年来,周虹始终将非遗闽剧传播普及作为剧院重点工作,坚持戏曲传承从娃娃抓起。以身作则,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开展“八闽戏剧进校园”“闽剧进校园,文化润童心”“非遗进校园,文化共传承”等,2015年至今与50多所学校合作举办了近300场活动,并在学校成立“闽剧少儿活动实

践基地”,辅导许多校园学生屡创佳绩。同时,还承办了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闽台地方戏曲’——闽剧音乐雏鹰人才暑期培训班”。

“戏曲艺术是词有诗意之美、曲有音乐之美、动有舞蹈之美、收有古典之美、舞台有意象之美、内容有道德之美的综合艺术,尤其是在剧目主人公身上所具备的‘仁义礼智信’和家国情怀,符合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周虹坦言,长期的戏曲进校园活动,让她有了更多思考。

为此,她呼吁从国家层面落实全国大中小学“每人每年一本戏”的美育方针,鼓励或要求具备条件的城市大、中、小学生每年至少进剧场观看一场演出;不具备条件的农村地区,采取政府购买,通过与“送戏下乡”“文化惠民”相结合的方式,落实“每人每年一本戏”美育计划。

“通过观剧可以寓教于乐,使观众在观剧过程中对真善美有所感触。”在周虹看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新时代学校美育教育,增强学生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更好地发挥戏曲艺术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特作用,对全国戏曲市场培养和发展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周虹建议,加快推动闽台戏曲文化交流,设立闽台戏曲文化交流专门机构,建立两岸青年戏曲剧目专项扶持体系,还可以专项资金扶持方式,从院团的角度邀请台湾戏曲人与福建省内院团实现剧目共建,推动两岸巡演,让乡音乡曲以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促进闽台交流。

“未来,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拥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周虹如是说。